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无患子

时至中秋，台风过境，天气多阴雨。蜗在家中，午间下厨。有山粉圆子烧肉、青椒炒鸡蛋，都是下饭菜，合口味，饮下杯酒，微醺大睡。醒来泡了杯红茶，窗前读书。书是老师送我的《枕草子》，希望我读好书写好文。

书名有草木之气。封面竖排“枕草子”三字，笔画飘落成点，大大小小，疏疏密密，惹人想象：像春日梨花纷飞，像夏日无患子花纷落，也像秋月下枣树的满树荧光。秋风未曾翻开书页，已有了四时风景、闲时情趣、少年浪漫，如母校鹅湖旁的无患子树，秋日结果，垂下一颗颗菩提子。无患无患，游在远方，与日月谈情，与山河说爱。

那是数年前的日子，常去湖畔闲步。走在无患子树下，见纷落一地小米似的碎花。抬头望，细小的花儿，拥簇成伞状。拾起小花，细看，五瓣，花蕊伸出花冠之外，像眼睫毛，香气淡，凑近闻，似有似无。远看如黄绿烟云，晕染在碧叶间，给人清雅宁静。花虽小，密密匝匝，极繁盛，单朵不起眼，千朵万朵聚在一起，颇有气势。风吹过，花簌簌落下，满地黄，别有一番景致。

我才知道无患子树会开花，只知其果，不知其花。忽然明白，许多看似平淡无奇的树都会开花。之所以觉得它们平淡无奇，是因我的无知，自以为所见便是全部。无患子花很小，从树下走过，若不留心，难以发现。人们匆匆赶路，谁会在意呢？总在意别人的评说，患得患失，反倒忽略了这多姿多彩的世界，忽略了寻常处的精彩，实在可惜。

这无患子科、无患子属的落叶乔木，传闻削木为剑，能驱邪，故名“无患”。传闻不一定可信，其名却吉祥。身在凡尘，念在口中，无患无忧，无忧无患，读着欢喜。

无患子树长在湖畔，与清风碧波相伴。其干通直，枝叶舒展，春夏开花，秋日落果。夏日一片绿荫，树下闲坐；秋日一树金黄，满目灿烂。其果微毒，初结青色，饱满圆润，成熟转橙黄，果皮微皱，半透明状，透光有肥皂质感。果型与龙眼相仿，同科不同属，故说假龙眼——真龙眼可食，假龙眼可用。皮里有皂素，搁水里搓搓就起泡沫，十分神奇，古人拿它洗衣物。也能入药，味苦辛，清热祛痰，消积杀虫。剥了皮，核又圆又硬，黑得像漆珠，凿个孔穿根绳，串成一串，就是念珠。

《木槵子经》云，佛陀开示波流离王，若欲灭烦恼障、报障者，当贯木槵子一百零八颗为珠，随身携带。木槵子即无患子。身在凡尘，衣食住行，所求所得所失，悲喜交集，岂无烦恼？菩提子好摘，菩提心难修。想起金陵友人，隐在竹林小屋，茶山环绕，她说：愿你我惜缘惜福，早证菩提。

草木之名，草木之珠，有修行者的善念。与每一株植物触碰，观四时之变，开花结果，各有姿态，满是欣喜。做忠实的记录者，让每一日写成文字，编成书页，厚积成书。为这，哪怕风餐露宿，身无功名，我也会觉得无限荣耀。

沐日月之光，经风霜雨雪，苍穹之下，得见草木繁荣，看它们绽放时的姿态，从容不迫。生于山谷的含蓄，立于高山的坚韧，破土而出，向天空伸展，与星河相望，以自己特有的生命形态，不负时间，活成自己的样子。

翻开书的扉页，有师者签字：“大见兄有远志，健笔方飞洒。”师者高看，总觉自己时有懒惰，够不上“远志”二字，浪费了许多时间。然而，时常畅想那个理想世界：揽九天之月，逐星辰之光，游浩瀚星河。那是怎样的浪漫，又是怎样的遥不可及？是否有足够的决心与勇气，赋予理想国以重量与力量？命运又是否给机会？

想到此处，心里不免发虚，又觉不必如此。师者写“远志”，未必是说我已然如此，倒像是盼我往那处去。一步一步走，总要踩出个深深浅浅的脚印来，才算数。窗外雨声未歇，打在玻璃上，像无患子花落在湖面上，旧时光不着痕迹，追忆彷徨。不觉昏昏欲睡，趴在桌上，做起了长梦。醒来茶汤凉了，梦境如碎片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现实之梦，文学之梦，大约都在说同一件事——一杯茶从热到凉，一树花从开到落。

无患子的名儿好呀，无患无患，居庙堂也好，处江湖也罢，不患得，不患失，无忧无虑，宋人张抡说“陶然无喜亦无忧，人生且自由”，就是这样境界吧！想到这，心便宽松了些。愿这名字真能护佑些什么，护佑人间草木，护佑行路人、探路者，也护佑我心中那一点未熄的火光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信笔扬尘

葱花坡

花 盛

如果不是结对帮扶工作，我或许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葱花坡。我联系了村主任，他说，来了联系我，带你去看看，就三户人家，都姓葱。姓葱？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

一天下午，我正好有空，就车开去葱花坡。车到山下就上不去了，村主任临时有事走了，临走前指着一条山路说，走到头就是葱花坡了。山路弯弯曲曲，绕来绕去，两旁长满了野草。六月的日头又比较毒，我爬得气喘吁吁。正想着缓一会儿，忽然一阵风来，鼻子里钻进一股熟悉的葱香，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。小时候吃饭前，我总守在灶房里，等着母亲往热油里丢一把葱花。

路两边的坡地上，东一片西一片，全是野葱花。有紫色的，有黄色的，花簇圆嘟嘟的，像一把把小伞。在我老家叫它葱花，也叫苦韭花儿。做酸菜面也好，豆面拌汤也好，热油一炝，满屋子都是香味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一把干葱花就能让一顿饭有了盼头。走了大约一个钟头，白杨树多起来，羊的咩咩声和鸡鸣声隐隐约约传来。我知道，葱花坡到了。

说是三户人家，其实住得很零散，中间是一大片麦场。最近的一家院门口堆着牛羊粪，母鸡带着鸡崽在粪堆边刨食，鸡崽黄绒绒的，叽叽叽地叫。院门敞着，我喊了几声，没人答应。正要去下一户，堂屋里慢慢走出来一个老阿爷，拄着木头拐杖，我迎上去说明来意。阿爷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说听不见。我凑到他耳边喊，我是来和您结对认亲戚的。他明白后忙着倒水，我赶紧拉住他。他看了我一眼说，连口水都不喝，那哪儿成。

我们面对面坐在院子里聊天，他的声音很大。他说老伴儿去世了，儿子儿媳去打工了，孙子也带去了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。关于葱花坡的事，阿爷说，他父亲曾告诉他，民国初年逃难到了这儿，坡上长满葱花，饿了就揪着往嘴里塞。生葱花辣嗓子，但能顶饿。他们就在这儿停了下来，用石头垒墙搭了窝棚，靠着野菜熬过了些日子。后来开了荒，从山下借来洋芋、青稞、蚕豆种子，年年种，日子才算缓了过来。土地下放后，他们又开了不少荒，收获的粮食，除了缴供应粮，剩下的够一大家子吃了。

虽说土地下放了，但山下的人地少，粮食还是不够吃。他有些自豪地继续说，我家年年有余粮，说媒的人都快踏破了门槛。三个娃虽没上过学，婚姻却都顺顺当当地解决了。一大家子住在一个院子里，时间长了，妯娌之间磕磕碰碰，有时闹得鸡飞狗跳。商量后，用粮食换木料，给三个儿子盖了房，分了家。

老大养羊，老二种药，老三常年在外打工。我问他们，想没想过搬到山下。阿爷说，地是人的命根子，离了地，人还能活个啥。但他的儿子们想法不一样，老大说，山上看病太不方便了，要不是学校有宿舍，娃娃上学更吃力，能让娃娃留在山下或到城里去最好，别在山上熬了。老二说，搬下去也有难处，没了土地，收入就没了。老三家门挂着锁。

我顺着坡往上走到高处往下看，四座房子围着一个麦场，隐隐约约有内圆外方的意思。山脚下，几排瓦房整整齐齐，白墙黛瓦，很醒目，是前几年建的新农村。

了解基本情况后，我准备离开时，阿爷硬塞给我一袋干葱花。我突然对阿爷说，这东西城里人稀罕，可以摘下来晒干了卖钱，增加点收入。阿爷笑了，说摘是摘了不少，都送亲戚朋友了，乡里乡亲的，咋好意思卖钱。我说可以卖给外地人，他疑惑地看着我，觉得我在说天书。

下山时，阿爷拉住我的手，说天快黑了，住下吧。我说还得回去，车就在山下，再说天黑了山路也不好走，下次来了一定住。

第二天，我就联系了县里的几家电商平台，并找人设计了几款包装袋。接下来我又跑了好几趟葱花坡，顺便给阿爷买了一套助听器。我教他们晒葱花的技巧，不要暴晒，用阴干的方法留住颜色和香味。装袋的时候要轻，不能捏或者压。刚开始虽说订单不多，但毕竟陆陆续续地来了，这就是好的开始。

买葱花的人，大部分是从老家那一带出去的。有个买家留言说，好多年没吃到这个味儿了，突然想回老家看看……我把留言轻声念给阿爷听。他听清了，说，那就让他们都回来看看嘛，如今老家的变化越来越大，交通也方便了，不比城里差。山坡上的葱花，年年都开。

灯月闲话

竹简为什么会『出汗』

吴与伦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“汗青”是竹简的代称。在纸出现以前，中国人的书是写在竹片和木片上的，也就是简牍。新砍下来的竹子，需要先在火上烤，一直烤到“出汗”。那为什么竹简会“出汗”呢？

《尚书·多士》里记载“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”，说明商代已有典册；甲骨文里也已经有“册”字，字形就像用绳子把竹片串起来。只是竹木易朽，商代并没有实物流传下来。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竹简实物，是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，下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，距今约2400年。此后历经战国、秦、汉，直到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下令“诸用简者，皆以黄纸代之”。可见，竹简作为主要书写载体，前后用了近一千年。

王充在《论衡》里说“截竹为筒，破以为牒”。就是说，将竹子剖开，变成竹条后，修去竹节、削平两头。一根竹子的剖面分三层：外层是带蜡质的竹青，不吃墨；内层是又硬又脆的竹黄，一烤就裂；真正能用的只有中间那层竹肉，厚三五毫米。

那么，竹子为什么必须上火烤？因为新竹饱含水分、糖分和淀粉，容易生蠹虫和霉菌。汉代刘向在《别录》里记载“新竹有汁，善朽蠹”。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、2002年出土的三万多枚里耶秦简，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而不烂，正是因为烤过之后，竹子便不易腐烂。

刘向《别录》记载：“凡作简者，皆于火上炙干之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竹子开始“出汗”，竹油和水分从竹肉中渗出来，此时烤竹子的工人需要一次次擦拭竹片，并且隔一阵翻一次。竹片捏在手里不再潮、敲上去声音发脆，才算出完。

话说到这里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道工序叫作“汗”？《别录》记下了答案：“陈楚之间谓之汗，汗者，去其汁也；吴越曰杀，杀亦治也。”同一个动作，陈楚一带（今河南淮阳一带）叫“汗”，吴越一带叫“杀”。也就是说，烤过的竹简因此又叫“汗简”“汗青”，“汗青”一词后来便直接代指史册了。

烤完的竹肉，颜色已由青绿转成了淡黄。之后，还有一道工序：刮皮。竹子表面那层青皮充满油质，十分光滑，墨沾不牢，写上去一擦就掉。唐代李贤注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时说：“以火炙简令汗，取其青易书，复不蠹，谓之杀青，亦谓汗简。”所以，烤竹简不仅是为了保存，还是为了便于书写。

可见，“杀青”既可以指这个“汗青”的过程，也可以包含刮皮的过程，意义范围相对更广泛一些。这事儿最早见于西汉刘向记载的“皆定以杀青，书可缮写”，意思是稿子改定、可以抄写了，才叫杀青。于是它从一道工序，变成了“定稿”的意思。如今，茶叶制作的第一道工序叫杀青，靠高温破坏鲜叶里的氧化酶；一部戏拍完，剧组喊的那一声也是“杀青”。

我们再说回“汗青”。当下，写字的人渐渐变成了电脑打字的人，工具从纸笔变成了键盘，书面纸质渐渐变少。回望历史，竹简更是极为遥远的存在。但是，我们却始终记得祖先们曾经如此认真而又繁复地烘烤一片竹子，将其编成竹简，供人们记录书写。



金滩拾趣 周文静 摄

山川故园

故乡的石桥

周慕白

那是一座普通的石桥，连名字都没有，架在两道长长的堤坝之间，给往来的行人搭了条便道。数十年来立在乡野，不声不响。

第一次见它，还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。别的事都记不清了，那天的情形，倒一直记得。

那是1991年惊蛰前后，春耕将近。大坝底下连绵着千亩良田，八个村子的青壮男人都来了，加固堤坝。学校也组织了我们这群半大孩子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走在坝上，助威呐喊。

路是新翻的泥地，坑坑洼洼，我举着小红旗，走得磕磕绊绊，扯着嗓子喊“叔叔辛苦了”。底下挥铁锹的汉子们，全都咧着嘴笑。

走着走着，眼里忽然撞进那座石桥。它横在渠上，大概有二十米长，三米宽，水泥和石头砌得很结实。两边都是农田。那时候觉得，这桥真大，渠也宽，那两道大坝，像两座山，望不到头。

每年过年或逢大节，我会跟着父母去镇上赶集，六里路全是田埂，那座石桥是必经之路。从村子出来，走两里窄窄的田埂，眼前一下就敞亮了，桥就横在那里。

桥面是水泥嵌着碎石子铺的，纹理纵横，凹凸不平，没有护栏，只在两侧留了半掌宽的凸起。中间微微拱起，走在上面，总觉得脚下不稳。整个小学时代，每次上桥我都攥着父母的衣角，一步一步地挪，生怕踩滑了。过了桥，又是一段宽些的田埂，再绕着另一条大坝走三里路，才看得见镇上的房子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与它少有交集。它离村子不算近，田垄又高低起伏，站在村口，根本望不见桥的影子。小学五年级的一个秋天，我跟着父亲在地里割稻，抬头往远处望，视野尽头，老石桥就卧在那儿。那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，它就是一座没名字的石桥，跟田埂一样平常。

没过几年，我考上了镇上的高中，路不算远，走一个钟头就能到。高一高二的日子，我常与两个同村伙伴步行前往，再次踏上这座石桥，一路说说笑笑。毕竟长大了，早没了小时候的胆怯。后来乡村公路修通，出行愈发便利，多数时候我会坐车往返，避开这条老路。偶尔来了兴致，我也会走路回家，走过老石桥。对我来说，它再无半分陌生，只是乡间一件寻常旧物罢了。

后来，我考上大学，一走出去，就彻底远离了这座坝上的老石桥。此后回乡次数不多，岁月却早已变了模样。乡里人家不再年年种田劳作，赶集也换了新的去处，老路少有人走，田埂也就渐渐荒芜了。我也没特意绕过去看它。那条去往镇上的路，连同桥上的脚印，都停留在了我的青少年时代。

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，我一直在外面，很多事都不一样了。唯独那座无名的老石桥，还静静卧在两道大坝之间，连样子都没变过，还守着那片农田，也守着我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人间小景

桂香满城

陈 东

我是在一个寻常的傍晚，撞见安庆的秋天的。

国庆长假之后，从乡下回到安庆城里，那天走的还是往日那条巷子，墙根下积着薄薄的落叶，斜阳把电线杆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忽然有一缕香，不紧不慢地漫过来，先是在鼻尖绕了绕，尔后仿佛便一路钻进身体里去了。我这才抬起头，看到巷口悄不然地立着一棵桂花树，桂花不知何时已开了满树——米粒大的花，密密匝匝地藏在叶腋里，不细看几乎要忽略，偏偏那香气藏不住，整个巷子都被它浸润了。

原来安庆的秋天，是藏在这满城的桂花香里的。

安庆多水，也便多树。公园河岸，江滩湖畔，猛不丁就有几株高高低低的桂花树，或立在堤畔，或倚着墙根，或三三两两聚在小区的空地上，也有一些成排成排地伫立在空旷的公园里。它们并不张扬，平日里绿沉沉地静默着，像是这座城里最不起眼的邻家老人；可一到秋天，忽然就慷慨起来，把积攒了一整年的心气，尽数化作细碎的花，散作满城的香。你只管信步走着，香气远远地就袭来了，一步一浓，一吸一侵，让你猝不及防，旋即心甘情愿地折服于它的沁人心脾。

我的印记里，就连山水甲天下著称的桂林，似乎也没有像安庆的桂花，开得这样“此地宜城”。

“宜城”是安庆的旧称。东晋诗人郭璞曾登临此地，望见大江东去、群山环抱，叹一声“此地宜城”。从此这个名字便传了千年，传下来的是长江的浩荡，是迎江寺千年不熄的钟声，是振风塔下渡口来往的舟楫，也是这街巷深处、院墙内外一年一度准时赴约的桂花香。

沿着街巷、公园步道慢慢走，随处可见放学的孩子踮着脚，去够那低垂的花枝；能看见买菜回来的老奶奶，顺手把飘落的花瓣拢进菜篮，说要晒干了腌一罐糖桂花；也能看见守着食摊的年轻人，掀开装满新蒸米糕的笼屉，蒸汽里也漾着若有若无的桂花的香甜。一城寻常光景，这一刻，都被桂香轻轻笼着，连时光都慢了下来。

秋天的傍晚最是好看。夕阳落到对岸的群山背后，把半边天烧成暖橘色。江风送凉，岸边的桂树香得更沉了。这时候会有拉二胡的人，在树影里坐下，拉一段黄梅戏的调子。戏是本地戏，软软糯糯的皖音，和着桂花香一齐飘出去，飘过水，飘过桥，飘进家家户户敞开的窗里。那调子是《天仙配》，是《女驸马》，是刻在安庆人骨血里的腔调——就像这桂香，年年岁岁，从不需要谁来提醒，到了时候，自然就有了。

夜里桂香又是另一番模样。月光斜着照下来，花影落在四牌楼的青石板上，像撒了一地碎银。香是静的，风来一阵，便漫了开来。这时坐在窗前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只觉得这香气熨帖着人心，把白日里的浮躁都抚平了。恍惚间竟生出些奢望：若能把这满城的香留住该多好。可转念又笑了——桂花哪里需要留呢？它开得那么自在，落得也那么从容，一朵一朵，不哭不闹，应着节气来，顺着时光去，该香的时候便香它个酣畅淋漓，该落的时候便落它个坦坦荡荡。这是大江滋养出的从容，是宜城的从容。

第二天清晨，再走那条巷子，地上已铺了薄薄一层花，金黄细碎，不忍踏上去。抬头看看，那株桂树依旧青翠，花却落去大半。可你并不觉着可惜，因为你知道，不必走远，隔壁的院墙里，再隔壁的小区里，江边的堤坝上，还有千百株桂花树正开得热闹。这座城，从来不会让一个秋天落空。